

痛哭国真

红 孩

这个世界每天都会死人的。人死了,就预示着一个人的生命开始结束。对于生命的结束,我们向来无法预知,因此,每当听到亲人、朋友去世,我们都会感到突然、感到伤痛、感到不可思议。经历过死亡,到八宝山那样的地方一次次地向亲人、朋友告别后,对死人的事情似乎有些麻木了。有时事后想,人活得不要那么悲伤,心里是要去一样的地方。话是这么说,心可以这样想,可当我们真的再一次于某个不经意的日子听到亲人朋友离世的消息,往往还是充满无限忧伤。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是有感情活动的人。

四月二十六日中午,我正在做午饭,忽然接连有人打电话、发短信,告知我的好朋友、诗人汪国真去世了。对于这样的消息,我自然感到很突然,这怎么可能啊?老汪他才多大啊,他体壮如牛比我强百倍!我勉强把饭菜做好,摆到桌子上。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谈笑时,我一个人躲到书房里,脑海里不断浮现着国真的音容笑貌。想着他温和谦逊的样子,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甚至想笑,说老汪你别搞怪,你怎么能到远方去了呢!

我最早知道汪国真的名字,始于一九九〇年。那一年,一本名曰《年轻的潮》的诗集悄然出现在图书市场,不到半年时间,很快风靡全国。我那时在北京经济学院读书,发现有很多的学生中午都受到学校北门外的小庄新华书店去买此书。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作者汪国真的名字。在我们那一茬文学青年中,当时满嘴的诗人名字是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所谓的朦胧诗人。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一档青少年节目举办全国首届主持人大赛,我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青年诗人汪国真也被拽去凑热闹。无疑,这肯定给大赛增加了不小的收视率。然而,汪国真并没如愿以偿地拿到金奖,只获得了三等奖。第二天,媒体上就有很多批评之声,主要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以有所长,甚至是超长,但不可以通吃。从那以后,老汪的声音就小多了。不过,在接下来几年的几本畅销刊物上,如《女友》、《辽宁青年》、《中国青年》上,仍然可以看到汪国真的专栏和他的哲思短语,只是诗歌很少看到了。

我和国真的第一次相见,是在中国文联的招待所。那是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和张虎、晓光、傅溪鹏几位老师正筹备中国艺术报的创刊工作。一天中午,傅溪鹏给我打电话让他去他办公室,说有个人一定要见。我们当时在策划报纸的稿件,非常需要一些名家。傅老师他们几个是资深前辈,认识人多,每有名家到报社,他们都会让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去见面。进得门来,见有一个帅气的如性男人坐在沙发上,我与之一打照面的瞬间,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汪国真!见我们很熟悉的样子,傅老

师说你们过去早认识啊?我说不是,是我认识汪老师,汪老师不认识我。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开始了短时间的交流。时间长了,具体聊的什么,似乎已记不起来。我只记得在分手时,我对汪国真小声说,我不管别人怎样评论你,我认为你是继徐志摩之后,中国当代最会用白话写诗的人。听了我这样的肺腑之言,国真很是激动,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是我这几年遇到的真正的知音。

知音远胜过朋友。自从有了一面之交,我和国真的交往逐渐加深起来。我们不是经常见面那种,有时最长一年多都没见,但每次通电话、发短信,都很热烈。不论是报社副刊约稿,还是我组织的社会活动需要他助兴,每次联系,他都积极参与,哪怕是参加别的活动少去几天。回想起来,我们一起到过北京昌平、辽宁阜新、陕西延川、河北易县、广东番禺等地,每到一处,不论是参观、开会,还是吃饭,我们俩总是形影不离,彼此有着说不完的话。

国真这个人活得很真很纯粹,他待人处世也十分简单。他身上既有文人的豪爽浪漫,也有老北京人的礼数规矩。交往这么多年,很少听他议论文坛是非,对于外界对他的各种不敬,他几乎不予理睬,他相信一切靠实力说话。他说,人一旦有了实力,就会有无数的机缘在等你。过去没成名前,他不认为是编辑不识货,而是自己的诗没有写好,甚至是字没有写好。等自己成名了,当别人攻击他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抢了别人的饭碗和地盘。人家肚子里有气,骂几声消消气也就没事了。话是这样说,我相信国真内心深处也还是有很多烦恼的。

自古文人相轻。既然诗歌界对自己层层阻挡,国真则默默选择了书法、绘画和音乐进行生活的拓展与尝试。国真的书法有点像毛体,再加上他的名气,社会上有相当一批人喜欢。国真做人实在,写字也实在,有几次我们一外出,本来事先说好只给当地政府和接待单位写两幅字,可毛毡笔墨一备好,国真就被人家绑架了,写二三十幅也未必挡得住。有人事后对国真说,你可赔大发了。国真说,咱又不是书法家,人家要那是看得起咱,管他那么多。也有几次,国真曾像孩子似的情情对我说,他最近有几幅字分别被什么景区、宾馆收藏并且刻在石碑上了。我说你火啊,再练练,过几年我专门给你当经纪人。说实话,这几年我也给国真介绍过几个写字的活儿,原想让他挣点,可谁知人家一说跟我如何好,国真就不好意思再收钱了。

国真是个艺术通才。二〇〇〇年后,国真开始写音乐,他先写歌词。我觉得国真有很多的诗本身就是好歌词,无非需要遇到一个好作曲。记得好像是二〇〇二年冬天的那场雪后,国真找到我



汪国真



《春光》 汪国真 绘

说,白雪最近唱了一首他作词的歌,感觉还不错。如果作曲者要能领会他的歌词,兴许曲子还会优美些。我说,你是个天才,你干脆自己作词作曲得了。国真说,那得先找个作曲家拜师学学入门功夫。他问我有关认识的老师吗?我说有啊,现成的。几天后,我和国真便找到一位在北京的山东作曲家去求教。我们是在作曲家家里谈了大半天。之后,国真是否跟那位作曲家联系了,我没有问他,反正半年后,国真拿着一盘磁带给我,说里边有十首歌,全都是他一个人作词作曲的。你可以先听听,给提提意见。这就是汪国真,想干事就能成事的汪国真。

这些年,国真的故事、新闻一直不断。一会是说他 and 吴欢、张宝瑞几个人搞了一个什么沙龙,一会又说他的书年年遭遇盗版,还有的说他的字画卖到每平尺多少万元,更有甚者传说有几个真粉儿为他争风吃醋等等。我听后,大都

轻轻一笑。这些新闻或许都是真实的,而在我看来,那都不过是汪国真吸引人们关注的策划效应而已。

去年十一月,报社文化财富周刊委托我带领一批名作家、诗人到河南焦作采风。从办公室开出的名单中,我看看汪国真的名字,就对具体联系人信誓旦旦地说,跟汪国真说我带队,他肯定会去。可等我们出发那天,汪国真竟推托有事去不了了。我感到很诧异。现在看来,那时的他已经生病了,只是他不想让朋友们知道。春节时,我们俩互相发短信问候,他丝毫也没有流露他生病的消息,要知道他得的是肝癌,无论如何我要到医院好好陪陪他的。以我对国真的了解,他在生病住院期间,说不定还会研究怎样治疗癌症呢,我相信他有这个智慧。无奈,天不假年,上帝这次不肯给国真机会了。我好无语,好无语,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再写下去,只好就此打住,长歌当哭吧。

运河钩沉话沧州

——读李学通《运河与城市》随想

闫国瑞

成就沧州的偌大名声,却也让人误读出沧州的蛮荒僻远、古旧破败。

沧州需要正名,需要有这样一本书,转变那种植根于人心、先入为主的印象。

把渤海、运河、沧州放在历史坐标上审视,沧州,作为春秋间齐国弃地,盛唐时的著名港城,明代迁都北京时的漕运兴亡,为沧州带来了多少繁荣?然而有海无港桎梏了腾飞的翅膀,近两百年天津步步抬升,而沧州一降再降最终成了散州。同样濒临渤海,同属长芦盐区,两千年前的渤海雄郡地散名消,渤海郡太守龚遂单车至府,剑戟之化……成了美丽的神话。能把沧州的历史沿革、发展脉络讲到如此清晰,充满真知灼见者,实在难得!

读《运河与城市》时有一种冲动,很想沿李学通先生的脚步,去看看书中谈及的地方。好找吗?如明吟楼、渡机楼、闻远楼、清风楼……只怕踪迹难寻了;课绿山庄、佟家花园也只怕庄不再,园不再,花不再,人不再,岁月沧桑,风过无痕,剩下的只有传说。文庙怎么会盖在城外?上百吨铁钱怎么会化成铁蛋遣葬沧州旧城?阴森险恶的野猪林,说来却是北宋的“国防林”。

《运河与城市》不要说成书,单讲搜集资料就是个大工程,费老鼻子劲了。

学问是真东西,而历史未必真实。李学通先生讲了龚遂,讲了黄霸,讲了钱镠,讲了馒头城,都不是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观点。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运河与城市》让学者刮目相看,让读者耳目一新。

龚遂黄霸,史称龚黄。晚唐诗人徐寅有:“晋楚忙忙起战尘,龚黄门外有高人。一畦云薤三株竹,席上先生未是贫。”龚遂,中国史书两千年第一循吏,亲民恤贫,治郡有方,在渤海郡太守任上知名显世,沧州历次修志龚遂的政绩都排第一位。李学通先生推论龚遂是好官,但政绩掺了水分。与之齐名的黄霸更差劲,玩的都是花架子。黄霸放外任做得风生水起,汉宣帝把他升为丞相,调京城戏法变漏,穿帮了。屋顶落群鸡马鸡,黄霸问是不是凤凰?众人猜到了黄霸心思,明知揭马鸡,假装不知道。黄霸说是吉祥之兆,该给皇帝上奏章。

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谈何容易?

学问做到深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准确的语言表述,一段评语可能让作者纠结数日甚至是数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怎样才能说得明白,怎样让人容易接受,却是有点难了。感谢李学通先生锲而不舍,笔耕不辍。他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搜寻,在蒿草丛生的运河两岸奔走,追寻着渐行渐远的船帮漕运,想象着当年运河码头的市井繁华。大运河“穿州越境,帆影桨声,给沧州流来多少繁华,几许生机!运河有情,浮舟送渡,世代传承,孕育出这一方人物‘镖不喊沧州’的硬气;地浪天涛,厚德载物,与世长存,繁华了运河两岸的城市乡村。”这字字珠玑、力透纸背的语言,我只有两个字:钦佩!

《运河与城市》丰富了我的知识。我知道北魏高欢,知道他精谋善断,裂

魏东西,也知道高欢有个变态儿子叫高洋以杀人 as 乐,连老子的女人都不放过,却不知高欢对沧州盐业的一份贡献,他用海水煮出的钱财,养兵征战,一千四百八十四家盐灶既煮出高姓的北齐,也煮出了高家子孙的荒淫暴虐。

我知道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却不知杨坚公报私仇“废沧州”,毁灭沧州盐业的损招儿,剥夺了百姓的一线生路。窦建德在这儿揭竿而起,让大隋王朝像兔子尾巴一样短命。

我知道中国有许多书院,如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的高阳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还有保定莲池书院……却不知沧州还有过大名鼎鼎的天门书院和渤海书院。

我知道沧州有许多回民,却不知沧州清真北大寺华北驰名,当年陕甘内蒙等地回民青年都来这儿学习“穿衣、挂幛”(学员毕业典礼,取得阿訇资格)。

我知道北洋新军,对小站练兵耳熟能详,却不知青县马厂兵营乃新军龙兴之地,更不知张勋复辟群臣棋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的号角在马厂兵营吹响。

一条河,一座城,一本书,一个人。《运河与城市》告诉我们一个地灵人杰的沧州,物华天宝的沧州,如同和氏璧一样需要慧眼识宝的沧州。它是沧州的文化名片,当你想向人介绍沧州时,读读这本书吧!当你想让人了解沧州时,送他这本书吧!《运河与城市》的出版,让沧州人多了谈资,多了底气。

钩沉历史,回眸运河,置身沧州,展望大海,星汉灿烂。

马启智诗词选

马启智

沙湖春

凭阑湖天，
难分谁碧谁蓝。
微风起，
波清涟涟。
岸柳摇曳春意暖，
芦丛新绿，
飞鸟自休闲。

秀水恋沙山，
日月婵娟。
人如潮，
舟拍浪浅。
问君游梦何时圆？
黄河那边，
塞上看江南。

书房窗外

小院景渐凉，
秋风落叶黄。
人生百岁短，
草木三春长。

西安老城墙

晨钟暮鼓王公殿，
春秋西京三千年。
揭竿怒火烧不尽，
高墙花灯仍威严。

冬令登岳阳楼

吴楚地暖近雾沉，
草渚临岸远波浑。
盔楼三重洞庭水，
庙堂九檐衡山云。
庙即雄姿今何在，
小乔玉殒忆香魂。
福寿火神竹香旺，
荒废杜范千古文。

印象·刘三姐

月好星繁透紫光，
奇峰秀水画中藏。
亦幻亦真乐声起，
如梦如痴彩晕长。

谁为田园弹牧曲，
更揽天地汇华章？
情怀画舫三姐远，
歌恋阿牛恨春江！

北戴河

戴河长流渺无声，
一阙新词成大名。
旅客潮涌暑天雨，
沙滩浪卷八月风。
楼堂馆所处处见，
餐饮叫卖夜夜听。
波涛变换两千年，
再邀秦魏书丹青。

庐山

这山惊雷那山风，
云来雾去林间晴。
欲识庐山真面目，
百年石屋拜二公。

新西兰之春

江河万里碧空净，
青山绿野百鸟鸣。
小镇春风悄悄去，
高飞彩蝶枝头蜂。

波兰

战火数浴华沙城，
劫后重生更葱茏。
林间老人牵狗黄，
街头玉女百媚生。
复奏肖邦天籁曲，
又忆镭射居里情。
盐井深幽连净气，
琥珀含光透空灵。

布达佩斯

蓝色波洛桥两岸，
错峨楼群遮青山。
金壁生辉王官在，
武士跃马啸长天。

(选自诗集《大地歌吟》，作家出版社出版)

梦的追寻

章永顺

中国是多梦的国度。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多姿多彩的梦文化就相伴相依,闪烁着奇幻的意境,辉映着世间万象,形成一道浩浩瀚瀚的文化风景线。

在梦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穿梭,一章章中国历史浩浩演绎,一个个中国故事历历过往,一串串中国情结苦苦追寻。

黄帝梦游华胥国,是在求治国之道;春秋末期,晋国三卿之一赵简子梦游钧天,是求天帝助其打败政敌,后来果真成为晋国实际执政者;秦始皇梦与海神斗,梦所指不祥之兆为大鱼,奋而追逐逐杀之;唐高祖李渊梦登床下,禅师圆梦是在昭示有陛下帝王之兆。孔子梦周公,求贤若渴;庄子梦蝶,求化蝶逍遥;屈原梦登天,求上天挽回楚国行将灭亡颓势;包公三勘蝴蝶梦,求梦破案。“李白梦笔生花”“南柯一梦”“李香君荐卷”“黄粱梦”……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氤氲氤氲的梦,折射出世态人情,给人们带来希望憧憬。“客愁乡梦乱如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剪不断,理还乱,梦,也给人带来些许凄楚、悲凉,促人砥砺,去转换、去排解,别是一番滋味。梦文化摇曳多姿,扑朔迷离,走进人们的生活。千奇百怪的梦,让人们体味着不同的感受和意念。

“夜来春梦幻,应是发南枝。”梦文化在恢宏的历史长卷中,也启迪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在他们的笔下,历史重新鲜活、灵动起来,诗情点燃,生发出一部部经典。曹植梦甄后而作《洛神赋》;唐玄宗从梦中翩翩起舞的仙女、仙乐中,捕捉创作出《霓裳羽衣曲》;明代汤显祖以梦为题材推出“临川四梦”;清代曹雪芹细腻、缠绵的《红楼梦》成为经典,魅力灼灼而脍炙人口。

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宋玉奉命抒写巫山神女之《高唐赋》和《神女赋》姊妹篇,而成为中国梦幻文学的奇葩;李白梦游天姥山,飘逸的仙人、仙境,令他激动而抒写《梦游天姥吟留别》;唐玄宗夜梦钟馗,梦醒后召请画家吴道子按其梦境所叙创作了钟馗画像;明代唐寅梦中得九鲤仙君指点并赐墨,其成名后不忘师恩而建一座“梦墨亭”。梦文化穿越时空,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自叙其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就源于自己鲜鲜活活的一个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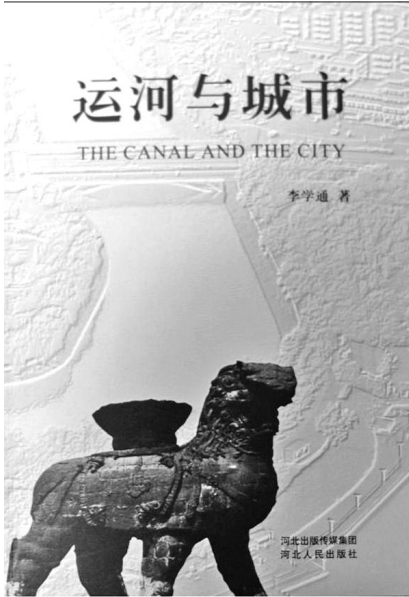
梦幻是一种记忆,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愫,一种过往弥新的期待。早在周代就设有掌梦的官职,对梦

文化就有记载、研究与传承,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设有对梦文化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今,研究中国梦文化,邯郸是梦文化的探源地之一,它拥有着“黄粱梦”的遗址、遗存,汤显祖“临川四梦”的《邯郸梦》也间接点出邯郸是梦文化不可或缺探源之地,《邯郸梦》也成为以梦为题材的传世佳作。尤其是邯郸今日创意占地三百平方米的梦文化博物馆,几位热心梦文化的专家精心编纂了《梦名典》、《中国名梦馆》,为研究中国梦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福建省福清市西郊因梦而闻名石竹山,始于汉,盛于明,被誉为“中华梦乡”之山。山水相依的胜景,绘声绘色《中华梦》的传说,吸引着宋代理学家朱熹、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清末帝师陈宝琛等著名人士闻名先后到此游览,领略梦文化的风情万种,拓展了石竹山梦文化的传播。此情此景至今还吸引着一些人络绎不绝地在那里折梦、求梦、圆梦,追求心灵的慰藉。

浩浩瀚瀚中华梦的传说,斑斓多彩中华梦的繁衍与发展,使梦文化立起来、走出去。家梦、国梦、天下梦,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实现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中华民族以特有的气质魄力、坚韧的中国精神,意气风发,自立、自信、自强,再把美好的理想变为美丽的现实,这是亿万中国人民所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灯下漫笔

名家新作



《运河与城市》 李学通 著

如我者,多少读过几本书,走过一段路,未必算孤陋寡闻了吧?特别是身为水利部工作人员,对家乡的河流该是如数家珍吧?可是,捧着李学通先生的《运河与城市》,突然感觉自己对沧州竟如此陌生,这般肤浅。多年来,我在外地人面前以沧人自诩,侃侃而谈说沧州,吹沧州的杂技和武术,今天方知“瞎子摸象”,对沧州实在是知之甚少!

《运河与城市》以其丰富翔实、博大精深,梳理了沧州的变迁历史,记述沧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风情。在这片“春秋而下,地无常主;秦汉以来,称无定名”的土地上,伴着历史的刀光剑影,王朝更替……一座州城迁来移去,最终定位在大运河边,成为京南鲁北水陆要津,并跻身于北京、天津等十八座大运河历史名城之列。名城有名,声名远播。名自何处?许多人心目中那也是林冲发配的“远恶军州”,一片阴郁的野猪林,一座风+雪山神庙。《水浒传》

书海拾贝